

貓屍體

「這才叫生活。」爸爸在車上興致高昂地說著。

「今天小雅來看阿罵，很驚訝我們家附近有這麼大的公園。」爸爸手握方向盤，時不時微微側過頭，對後座的我講話。我想起了表姐家前面狹長型的公園，那個位在街道中，種了些草和樹就叫公園的公園，明明十步路就可以穿過它直接到對面的屈臣氏，哪裡是公園？公園就該大大的，走在裡面一點都不會被車子和摩托車打擾。

「而且她還沒看過公園裡有鴨子，很興奮的跟我說：『舅舅！你們公園裡還有鴨子啊！』」我忍不住咯咯笑了起來。也是，那個狹長公園，只有土地公廟和老人，哪裡會有鴨子呢？我覺得表姐真可憐，長這麼大都沒看過鴨子。

「我跟她說，台中是適合生活的地方，天氣好，人又少，路大空間大，生活品質高啊。」表姐小小的家，小小的房間，睡兩個人都嫌擠，充滿窒息的氣味。

「快到家了，休息一下就要去唸書了啊，知道嗎？好好唸書才能考上好國中，考上好國中才能……」我望著窗外明媚的太陽，裝作沒聽見。

●

「阿嬤，我回來了。」我扯著嗓門邊脫鞋，以免沒被聽見，媽媽又要罵我怎麼都沒叫人。

「妹仔，回來啊。」阿嬤盯著電視的眼睛隨著聲音飄向我。一片靜寂響起，兩人無話可說，阿嬤的眼睛又移回電視上。

阿嬤最近才搬來我們家，因為身體狀況越來越糟，需要有人照顧。雖然台北醫療發達，姑姑又在當護士，無疑方便許多，但台中天氣溫暖，我們家雖沒人在醫院工作，開車十分鐘也有一家大學醫院。阿伯姑姑叔叔商量一番後，認為阿嬤適合在台中長住。

好羨慕阿嬤可以一整天坐著看電視。

「哈妮！」我發現我的貓蹲坐在桌子上，眯著眼對我晃晃尾巴，每天回家我都會這樣叫她。

「那隻貓一直在睡覺，現在才醒來。」像是應和阿嬤的話一樣，哈妮喵了一聲，彎起身子，伸了伸懶腰換了個姿勢，繼續懶洋洋地躺著。

「我下午去公園看到的小鴨子，都還比較有活力！」阿嬤用枯啞卻宏亮的聲音說。

「公園有小鴨子？！那些悠哉悠哉游在湖上，一點也不怕人還會討食的鴨子生小孩了呀！」我興奮地蹦蹦跳跳，想去看小鴨子。

此時媽媽端著點心過來，說著慣常的話語：「吃完就要去寫功課知道嗎？不要又東摸西摸看電視。」

「我不要吃，我要去公園看小鴨子。」說完我就往門的方向跑，準備穿鞋，媽媽卻搶在我前面把門關上。

「看什麼小鴨子？妳忘了妳上次數學考幾分嗎？為什麼妳都不好好念書？妳知道考試就快到了嗎？」媽媽扯著高八度的嗓音吐出憤怒的字句，我不懂為什麼想看小鴨子媽媽會這麼生氣。

於是我也不甘示弱的逞回去：「今天天氣很好，我想去公園玩，我想看小鴨子，為什麼不可以？」說著就奮力揮動小手，試圖推開媽媽打開門。無奈幼小的我，無論怎麼用力也無法越過媽媽的堅持觸及外面世界的一絲一毫。一旁默默看著這一切的阿嬤突然開口了：「妹仔，要聽媽媽的話好好讀書，以後才會有出息，知道嗎？」有人撐腰後，媽媽直接把我推離開門。

「妳看，阿嬤都這麼說了，還不快點回房間寫功課，晚上還有評量要寫。」媽媽惡狠狠的口氣、阿嬤附和的字句，我好像一座孤立無援的堡壘，敵人就要攻來，為求自保只能投降。我感覺眼睛濛濛濕濕的，一股什麼團塊梗在喉嚨，懨懨地抱起哈妮往房間走去。關上門，隱約聽到窸窣窸窣的電視聲。

即使經歷大幅度的晃動，哈妮到我房間來也像沒受到打擾似的繼續睡，我搓搓她的臉，摸摸她柔軟的肚子，看著她安詳的睡臉，偶爾哈妮會眯著眼看我，我便對她眨眨眼。據說這動作對貓咪來說有傳遞愛的意思，可我想說的更多，哈妮我心情不好妳知道嗎？爸爸媽媽總是要我讀書，不讀書他們便不愛我，妳呢？妳多好，不讀書他們也愛妳，給妳吃給妳住每天睡到飽，妳也不用像我一樣履行小孩的責任義務就可以得到這一切。我倒在哈妮旁邊，和她躺在一塊，希望從此變成她，當一隻輕鬆愉快的貓咪。

●

很小我就知道成績的重要性，這攸關我生活的安寧以及疼痛指數。分數好的時候，爸爸媽媽會稱讚我，什麼都可以買給我，哈妮也是我上次段考全班第一名

時，開口提出想要貓咪，爸媽一口答應買下的；分數不好的時候，是愛的小手打在手心上瑟縮的疼痛，伴隨著羞辱人的字句，怎麼這麼笨啊妳是我生的嗎？我想分數是他們愛我的條件，滿意的時候可以給我他們無盡的愛，和顏悅色買給我許多漂亮玩具，不停誇獎我；不滿意的時候，高漲的情緒彷彿我從沒讓他們滿意過，是個讓人喪氣的孩子。我盯著無趣的評量講義，悶悶的想著這些事。突然房間外面一陣吵雜，我輕輕轉開門把，不發出一丁點聲響，露出一點縫隙，讓外面的聲音流進來。

「你說你說！為什麼你少寫一個句號，被扣一分，只有 99 分？」原來弟弟補完習回來，媽媽翻查他的書包，找到今天的小考考卷，被弟弟的無心疏失惹惱。

「你為什麼就不能細心一點，要被扣那一分？」媽媽厲聲指責弟弟的疏失，彷彿弟弟犯了傷天害理的大錯一樣。我看見弟弟的小臉皺成一團，不說話，媽媽氣到把考卷撕爛，走了。留在原地的弟弟眼神渙散，癢著嘴，好像有一股什麼團塊梗在喉嚨。突然間我明白了，那是委屈。

爸爸媽媽對成績的執著，深刻到基因裡頭，他們的皮膚、血液、骨髓，都由此構成。我和弟弟可能都沒有遺傳到。成績對我和弟弟來說，不是聰明愚笨的標準，只是決定我們生活快樂與否的基準。因為成績所受到的挨罵，我和弟弟感受到的只有委屈，我們不是故意考不好，但爸媽總是覺得我們故意的。久了，我們不在乎被扣分的、不太熟悉的那些知識是什麼，我們只知道我們是不完美的小孩，無法理解爸爸媽媽眼中的量化世界，考壞了，無法不屈不饒的大聲疾呼我下次會考好，缺乏爸爸媽媽所期待的那種努力。當他們用量化的標準看我們時，我們是不完美、不夠努力的小孩，所以我們不說話，也不應該說話，會痛的。

「妳在幹嘛？又在偷摸魚啊？」經過的爸爸發現透著門縫偷看的我，沒好氣的說。

我趕緊關上門，咚咚咚的跑回書桌，慌亂之間我看見弟弟走回房間失落的背影。

我想和他說說話。於是我又跑回門前，打開門，被還沒走的爸爸撞見。

「妳為什麼這麼愛玩？講好幾遍了，好好讀書有這麼難嗎？」爸爸的語氣浮張著滿滿的不耐煩，驚覺爸爸動怒的我，放棄去弟弟房間的念頭，匆匆忙忙的又跑回書桌。

我和弟弟其實不太熟，甚至有時候一天都見不到面。印象中每次見到他，他都無精打采的樣子，不知道學校還是補習班發生了什麼事，你被老師罵了嗎？還是 2 號那個漂亮小女生老是作弄你？哦！原來同學把你借他印有鋼鐵人的心愛原子筆弄丟了呀。這些事弟弟的同學要比我清楚。想到這裡，鼻酸湧起，長長的走廊就像監獄的走廊，爸爸媽媽是監獄官，負責監督我們這些犯人有沒有乖乖服刑，有任何一絲忤逆冒出來需要立刻制止，兩邊盡頭的犯人，禁止交談告密，如果我們太過親密，會增加叛亂的可能性，於是我們一同在名為愛的囚禁裡，成為血緣的陌生人。

●

「這個單元，有好好寫嗎？」一個清朗的午後，媽媽正在批改我的評量。

「有啊。」我試著不讓聲音顯得興奮，將寶貝藏在身後，身體卻掩飾不了地不斷搖擺。

我為媽媽做了母親節卡片，畫上太陽與媽媽，細細的一筆一筆構圖，刷上明亮的色彩，不知道媽媽會不會喜歡。

「妳最近的數學都不好，希望做完這些評量妳有進步。」媽媽表情嚴肅地在批改，翻頁的力度隱著鋒利，我有點擔心，怯怯地將卡片遞給她。

「媽，祝妳母親節快樂。」

「嗯，放著吧。」媽媽繼續埋首在書頁間，沒有抬起眼看一眼我或卡片。冷淡的反應在我眼裡留下了小小的傷口與失望。接著是一段長長的沈默，我聽見指針緩慢數著步伐，紅筆卻行走的飛快，空氣中飄散的紙張聲音都顯得焦躁。

突然啪一聲巨響撕裂了寂靜。媽媽摔了評量本，站起身怒視著我。

「妳說，為什麼時速的問題妳都錯？」媽媽漂亮的大眼睛現在因為怒意而過度用力，看起來好嚇人。我呆呆的望著她，肌肉僵硬，血液不安地在體內亂竄，什麼話也說不出。

「這問題老師講過妳爸幫妳複習過吧？怎麼現在還是不會？」見著說不出話的我，怒意一直攀升，呼吸的力度重得滿溢在這短短的距離。

媽媽好像還想說什麼，低頭要拿評量本，瞥見我為她做的卡片，破口大聲斥責：「浪費時間做這個，還不如好好搞懂時速問題，快考試了妳要怎麼辦？」我怔怔的望進媽媽瞳孔裡有一個小小的我止不住顫抖，喘息加劇，胸口不受控的劇烈起伏。媽媽不停謾罵，然而四周卻漸漸小聲，小到媽媽的責罵聲都快聽不見。我的身體彷彿被透明薄膜包覆，籠罩我，將我與這一切隔離。

帶著分不清究竟是委屈還是失望的傷感，我回到房間，發現哈妮躺在我的床上悠悠地睡覺，清清懶懶，彷彿這個世界不曾有過爭吵一樣。我躺在她旁邊，撫摸她柔順的毛，搔搔她的下巴。哈妮，媽媽剛剛又對我發脾氣了，因為我學不好時速的數學問題，她還說我用心做卡片給她是浪費時間，我好難過好受傷，我真的對這一切好厭煩，為什麼老是叫我讀書寫評量？為什麼我不能出去玩？為什麼成績這麼重要考試這麼重要？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？

一股前所未有的焦躁竄起，透明薄膜又生出來將我包覆，我狠毒地瞪視著哈妮平靜的睡臉，一團針對的惡意浮現，原本輕柔搓著她下巴的手，緩緩移到她細細的脖子，用力捏住。同在這個家，為什麼妳每天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？為什麼妳不用努力就可以獲得所有的愛？為什麼？

哈妮感受到我實在的惡意，驚恐地睜開眼睛，安逸身體現在被求生本能驅動，揮舞四肢不停掙扎，我清楚看見她瞳孔映照的我，面目是那樣猙獰，那樣可憎，眼神無比狂亂。

我加重力道。

唰一聲，媽媽突然開門闖了進來，我嚇了一跳，鬆開手，哈妮趕忙跳開，往門的方向衝，正巧被媽媽一把抱起。

「我就知道她在這裡，她害妳不能專心，以後不能跟妳一起讀書了。」媽媽冷冰冰地說完，關上門，留下呆滯的我獨自一人。

●

今天難得大家聚在一起吃晚餐，剛好弟弟和我都不用補習。一如往常，弟弟自己悶悶地吃著飯，爸爸滔滔不絕說著對教育的看法。

「讀書的竅門就是啊，上課要專心、不斷地思考、和多做練習，做到這三項書就可以唸的好，你們兩個一定要記住啊。」

「對，我就是這樣教你的。」阿嬤滿意地一邊說一邊點點頭。

「你們要考上好國中，才能考上好高中，考上好高中才能上好大學，未來才會有出息懂嗎？但台中沒有什麼好學校，所以，姊姊妳啊，考完私中後，要以北一女為目標知道嗎？台北才是優秀人才聚集的地方，妳要和他們一起競爭才有效果，台中的同學都太爛了。」

吃下口的飯噎住我，無法置信爸爸剛剛說了什麼，咀嚼飯的小嘴一張一合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吃驚無疑爬滿我的臉龐。見我這副模樣，爸爸耐心地繼續說：「這一切都是為妳好。」我重重放下手中碗筷，發出一聲巨響作為我的抗議。

「我不要我不要，為什麼我非得去台北？我的同學都在台中，我喜歡台中，我不要去台北！」至此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放聲大哭，喊出口齒不清的悲憤。

「我不要去台北，你不是說在台中生活很棒嗎？台北好冷，台北好小，我不要去台北！」一想到要居住在那吵雜狹小的城市我就厭惡，極力放聲哭喊，絕望化作鼻涕與眼淚，希望爸爸見了會心軟。

但事與願違，即使我哭得撕心裂肺，爸爸依然堅定不移：「妳現在怨我，以後會感謝我。」

媽媽被我的弄的心煩，補了一句：「小孩就是不懂。」

之後爸爸媽媽放任我一直哭，大家在我滑稽的哭聲中吃完晚餐。

哭累的我坐在沙發上休息，腦子一片空白，什麼也無法思考，擰擰鼻腔中的鼻涕時，我聽見熟悉的呼嚕呼嚕聲。原來哈妮躲在沙發下睡覺，我溫柔的一把抱起她，讓她嬌小的頭靠在我的大腿上睡。我細細地端詳她的臉，粉紅色的鼻頭長了一顆痣，耳朵內部的毛又長長了一些，邊睡嘴部還微微抽動。

明明這麼美麗溫馨的畫面，那股被透明薄膜包覆的感覺卻又襲來，我的手緩緩靠近哈妮脖子，慢慢加重力道。

然而哈妮騰空而起，拉的好長，抬眼，是媽媽抓起她，同時落下令我心碎的字句：「休息夠了，該去念書了。」

我想，有一部分的我，註定會壞掉。

●

以亮眼的分數考取知名私立中學以後，獻給爸媽的誇讚便在家族鄰居之間紛飛，好奇爸媽如何把我教的這麼優秀，不斷請教秘訣。他們讚嘆我爸好有耐心，每天專車接送我上下學，只是為了讓女兒省去通勤的勞累，擁有更多的精力在讀

書上；他們佩服媽媽每天早餐必定為我準備雞精和一顆蛋，見我吃了後才安心讓爸爸帶走。

他們永遠不會知道，一個遙遠的炎炎夏日午後，哈妮死了，而媽媽發現屍體時沒有多說什麼，只是靜靜地，靜靜地把屍體丟掉。

第一次段考，我是全校的第一名，惹來同學的注意。他們羨慕我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，住在地段很好的住宅區，環境單純靜雅。擁有一棟四層樓透天厝的爸媽，給我一間大房間，還為我訂製了一套傢俱，精心佈置適合讀書的環境。

大人說用幸福美滿形容我的家庭再適合不過了。社經地位良好的爸爸，認真工作賺錢養家之餘，也不忘熱衷孩子的教育，只要對孩子的未來有助益，絕不會吝於花錢，任何人見了都認為他是為孩子付出的滿分父親；而媽媽一手操持家中事務，即使照顧阿嬤再累，依然燒了滿桌好菜給家人享用，盡心照料家人起居生活；最小的弟弟認真乖巧，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關上門讀書，是個努力不懈，用功的好孩子。

大家都說我命好，生在幸福的家庭，爸媽用心栽培，我是他們的寶貝，他們好愛我。

沒有人知道我心中永遠埋著一具貓屍體。